

# 曼殊大師小說集目次

## 壹 創作

一一—一三三

### 一 斷鴻零雁記

一一—一六〇

#### 第一章

..... 一

#### 第二章

..... 二

#### 第三章

..... 四

#### 第四章

..... 七

#### 第五章

..... 九

#### 第六章

..... 一一

#### 第七章

..... 一二

#### 第八章

..... 一四

#### 第九章

..... 一七

|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|
| 第十章   | 一八 |
| 第十一章  | 二〇 |
| 第十二章  | 二二 |
| 第十三章  | 二八 |
| 第十四章  | 二九 |
| 第十五章  | 三二 |
| 第十六章  | 三五 |
| 第十七章  | 三六 |
| 第十八章  | 三八 |
| 第十九章  | 四〇 |
| 第二十章  | 四四 |
| 第二十一章 | 四六 |
| 第二十二章 | 四七 |
| 第二十三章 | 五〇 |
| 第二十四章 | 五二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二十五章·····   | 五四      |
| 第二十六章·····   | 五五      |
| 第二十七章·····   | 五八      |
| 二 天涯紅淚記····· | 六一—六六   |
| 第一章·····     | 六一      |
| 第二章·····     | 六四      |
| 三 絳紗記·····   | 六七—八四   |
| 四 焚劍記·····   | 八五—九八   |
| 五 碎簪記·····   | 九九—一一九  |
| 六 非夢記·····   | 一二〇—一三三 |
| 貳 譯作·····    | 一三四—一三六 |
| 一 慘世界·····   | 一三四—一二〇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……  | 太尼城行人落魄……  | 苦巴館店主無情……  | 一三四 |
| 第二回……  | 感窮途燕賤傷心……  | 遇貧客漁夫設計……  | 一三七 |
| 第三回……  | 世態炎涼有如此狗…… | 婆心愷惻僅見斯人…… | 一四二 |
| 第四回……  | 鬼蜮官場萬般不管…… | 人奴賤種遇事生風…… | 一四五 |
| 第五回……  | 孟主教慷慨留客……  | 金華賤委婉陳情……  | 一四七 |
| 第六回……  | 孟主教多財買禍……  | 寶姑孃實意憐人……  | 一五三 |
| 第七回……  | 無賴村逼出無賴漢…… | 麵包鋪失了麵包案…… | 一五四 |
| 第八回……  | 爲世不平俠士題壁…… | 恩將仇報惡漢揮刀…… | 一六一 |
| 第九回……  | 忍奇辱紅顏薄命……  | 刺民賊俠劍無情……  | 一六七 |
| 第十回……  | 遺英雄老俠贈金……  | 別知己美人揮淚……  | 一八六 |
| 第十一回…… | 敗家子黑夜逢良友…… | 守財虜白手見閻王…… | 一九三 |
| 第十二回…… | 寄情書佳人懷春怨…… | 滅王黨頑父露風聲…… | 二〇一 |
| 第十三回…… | 孔美麗斷魂奇烈客…… | 明男德犯罪巴黎城…… | 二〇八 |
| 第十四回…… | 孟主教濟貧贈銀器…… | 金華賤臨命發天良…… | 二一四 |

一一 婆羅海濱遯跡記

# 曼殊大師小說集

壹 創作

## 一 斷鴻零雁記

民國元年五月十二日至八月七日發表于『太平洋報』

### 第一章

百越有金甌山者，濱海之南，巍然矗立。每值天朗無雲，山麓葱翠間，紅瓦鱗鱗，隱約可辨；蓋海雲古剎在焉。相傳宋亡之際，陸秀夫餓抱幼帝殉國，崖山有遺老遯跡於斯，祝髮爲僧，晝夜向天呼號，冀招大行皇帝之靈。故至今日，遙望山嶺，雲氣葱鬱；或時聞潮水悲嘶，尤使人歎歎憑弔，不堪回首。今吾述剎中寶網金幢，俱爲古物。池流清淨，松柏蔚然。住僧數十，威儀齊肅，器鉢無聲。歲歲經冬傳戒，願入山求戒者寥寥；以是山羊腸峻險，登之殊艱故也。

一日凌晨，鐘聲徐發，余倚剎角危樓，看天際沙鷗明滅。是時已入冬令，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。讀吾書者識之：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。計余居此，忽忽三旬，今日可下山面吾師；後此掃葉焚香，送我流年。

亦復何憾！如是思維，不覺墮淚，歎曰：『人皆謂我無母，我豈真無母耶？——否否。余自養父見背，雖莠莠一身，然常於風動樹梢，零雨連絲，百靜之中，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。顧聲從何來，余心且不自明，恆結疑想耳。』繼又歎曰：『吾母生我，胡弗使我一見！亦知兒身世飄零，至於斯極耶？』

此時，晴波曠邈，光景奇麗。余途披袈裟，隨同戒者三十六人，雙手捧香，魚貫而行。升大殿已，鵠立左右。四山長老雲集，香讚既闕，萬籟無聲。少選，有尊證闍黎，以悲緊之音，唱曰：『求戒行人，向天三拜，以報父母養育之恩。』

余斯時淚如綆磨，莫能仰視；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。既而禮畢，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，曰：『善哉！大德慈根深厚，願力莊嚴。此去謹侍親師，異日靈山會上，拈花相笑。』

余聆其音，慈悲哀愍，遂頂禮受牒，收淚拜辭諸長老，徐徐下山。夾道枯柯，已無宿葉；悲涼境地，唯見樵夫出沒，然彼焉知方外之人，亦有難言之恫！——此章爲吾書發凡，均紀實也。

## 第二章

余既辭海雲寺，即駐荒村靜室。經行侍師而外，日以淚珠拭面耳。吾師視余年幼，固已憐之；顧吾師雖慈諷，不足以殺吾悲。讀者試思，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。

一日，余以師命下鄉化米，量之可十餘斤，負之行，思覓投宿之所。忽有強者自遠而來，將余米囊奪

去，余付之一歎。爾時天已薄暮，予獨行至海邊，已不辨道路。徘徊久之，就沙灘小憩，而駭浪遽起，四顧昏黑。余躊躇間，遙見海面火光如豆，知有漁舟經此，遂疾聲呼曰：「請漁翁來，余欲渡耳。」

已而火光漸大，知舟已迎面至，余心殊慰。未幾，舟果傍岸，漁人詢余「何往？」曰：「余爲波羅村寺僧，今失道至此。幸翁助我！」漁人搖手曰：「烏是何言！余舟將以捕魚易利，安能載爾貧僧？」

言畢，登舟駛去。余莫審所適，悵然涕下。忽耳畔微聞犬吠聲，余念是間殆有村落，遂循艸徑行。漸前有古廟，急就之，中懸漁燈。余入，蜷臥石上。俄聞戶外足音，余整衣起，瞥見一童子忽忽入。余曰：「小子何之？」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：「吾操業至勞，夜已深矣，吾猶匱賴垣敗壁，或幽岩密菁間，類僦兒行徑者，蓋爲此唧唧者耳。不亦大可哀耶？」

余曰：「少年英俊，胡爲業此屑小事？」

童子太息曰：「吾家固有花園，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，富人倍吝，故所入滋微，不足以養吾慈母。慈母老矣，試思吾爲人子，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？此吾所以不避艱辛，而兼業此。雖然，吾母尚不之知，否則亦必尼吾如是。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，候此已兩夜，尚未得也。天乎！使此微蟲早落吾手，待鄰村墟期，必得善價，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，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，猶在春溫。小子之心，如是慰矣。吾豈荒館市僧，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？」

余聆小子言，不禁有所感觸，泫然淚下。童子相余而，從容曰：「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？」余視童貌

甚莊肅，一一告以所遇。童子慨然曰：「師苦矣！寒舍尚有空闕，去此不遠，請從我歸；否則村人固兇恣，輕師爲賊，且不堪也。」余感此童誠實，諾之，遂行。

俄入村，至一宅。童子關扉，復自闔之。導余曲折度迴廊，苑內百花，暗香沁鼻。既忽微聞老人語聲曰：「潮兒今日歸何晚？」

余諦聽之。奇哉，奇哉！此人聲音也。及至廳事，則赫然余乳媼在焉。

### 第三章

余禮乳媼既畢，悲喜交并。媼一一究吾行止，乃命余就坐，諦視余面，卽以手拊額，沈思久之，淒然曰：「傷哉，三郎也！設吾今日猶在彼家，卽爾胡至淪入空界，計吾依夫人之側，不過三年爲時雖短，然夫人以慈愛爲懷，視我良厚。一別夫人，悠悠十數載，乃至於今，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。先是夫人行後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，吾但順受之；蓋吾戚夫人恩德，良不忍離三郎而去。迨爾父執去世之時，吾中心戚戚，方謂三郎孤寒無依，欲馳書白夫人，使爾東歸，離彼獠獠。詎料彼婦偵知，逢其蘊怒，卽以藤鞭我，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！縱情撻已，卽擯我歸。」

媼言至此，聲淚俱下。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，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，惟淚湧如泉，相對無語。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，觸此憤懣，寧人所堪，遂強顏慰之曰：「媼毋傷！媼育我，今已成立。此恩此德，感戴

何可言宣？余雖心冷空門，今茲幸逢吾媼，藉通吾骨肉消息，否？卽碧落黃泉，無相見之日，以此思之，不亦彼蒼尚有靈耶？余在幼齡，恆知吾母尚存，第百思莫審，居何許？且爲誰氏？今吾媼所稱「夫人」者，得非余生身阿母奚爲任我子子一身，飄搖危苦，都弗之問？媼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？」

媼旣收淚，面余言曰：「三郎！居吾語爾：吾爲村人女，世居於斯，牧畜爲業。旣嫁，隨吾夫子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其樂無極，寧識人間有是非憂患？村家夫婦，如水流年，吾三十，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！僅遺稚子，卽潮兒也。是後，家計日困，平生親友咸視吾母子爲路人。斯時，吾始悟世變，愴然於中，四顧茫茫，其誰訴耶？」

「一日，拾穗村邊，忽有古裝夫人，珊珊來至吾前，謂曰：『子似重有憂者。』」因詳叩吾况。吾一一答之，遂蒙夫人憐而招我，爲三郎乳媼。古裝夫人者，誠三郎生母，蓋夫人爲日本產，衣制悉從吾國古代，此吾見夫人後，始習聞之。」

「三郎！卽夫人命爾名也。嘗聞之夫人，爾呱呱墜地，無幾月，卽生父見背。爾生父宗郎，舊爲江戶名族，生平肝膽照人，爲里黨所推。後此夫人綜覽季世，漸入澆漓，思攜爾託根上國，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，使爾離絕島民根性，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。明知茲事有干國律，然慈母愛子之心，無所不至，乃親自抱爾，潛行來遊吾國，僑居三年。忽一日，夫人詔我曰：『我東歸矣，爾其珍重！』復手指三郎，淒聲含淚曰：『是兒生也不辰，媼其善視之，吾必不忘爾。』語已，手書地址付余，囑勿遺失。故吾今尙珍藏舊

簾之中。

「當是時，吾感泣不置。夫人且錫我百金。顧今日此金雖盡，而吾感激之私，無能盡也。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，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，衣篋之內，冀爾稍長，不忘見阿母容儀，用意至爲淒惻。誰知夫人行後，彼家人悉檢毀之。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，並寄我以金，均由彼婦收沒。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，且深愛三郎，怒我固作是態，以形其寡德。怨毒之因，由斯而發。甚矣哉！人與猛獸，直一綫之分耳！吾既見擯之後，彼卽詭言夫人已葬魚腹，故親友鄰舍咸目爾爲無母之兒，弗之問問。迹彼肺肝，蓋防爾長大，思歸依阿孃耳。嗟乎！既取人子，復暴遇之；吾百思不解，彼婦前生是何毒物？蒼天！蒼天！吾豈怨毒他人者哉？今爲是言者，所以徵悍婦耳。爾父執爲人誠實，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，視爾猶如己出。誰料爾父執辭世，不旋踵而彼婦初心頓變耶？至爾無知小子，受待之苛，莫可倫比。顧爾今亭亭玉立，別來無恙，吾亦老矣，不應對爾絮絮出之，以存忠厚。雖然，今丁未造，我在在行吾忠厚，人則在在居心陷我；此理互相消長，世態如斯，可勝浩歎！」吾孃言已，垂頭太息。

少頃，孃尙欲有言，斯時吾滿胸愁緒，波譎雲詭。顧既審吾生母消息，不願多詢往事，更無暇自悲身世，遂從容啓孃曰：「今夜深矣，孃且安寢。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，望吾孃千萬勿過傷悲！天下事正復誰料，孃視我與潮兒，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？」

既而孃忽仰首，且撫余肩，曰：「傷哉！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！爾今須就寢。後此且住吾家，徐圖東

歸，尋覓爾母。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旁，皇於東海之濱，盼三郎歸也。三郎，爾尙有阿姊、義妹，嬌隨側，爾亦將聞阿嬾喚爾之聲。老身已矣，行將就木，弗克再會夫人，但願蒼蒼者，必有以加庇夫人耳！

翌晨，陽光燦爛，余思往事，歷歷猶在心頭。讀者試思，余昨宵烏能成寐？斯時鬱伊無極，卽起披衣，出廬四眺，柳瘦於骨，山容蕭然矣。繼今以後，余居乳媪家，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煙雨之中，或騎牛村外，幽恨萬千，不自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。

## 第四章

一日薄暮，荒村風雪，蕭蕭徹骨。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，甫入門，見吾乳媪背爐兀坐，手縫舊衲，聞吾等聲氣，卽仰首視余曰：「勞哉，小子！吾見爾滋慰，爾兩人且歇，待我熬羹，鮮魚熟飯，偕爾晚膳。吾家去湖不遠，魚甚鮮美，價亦不昂，村居勝城市多矣。」

余與潮兒卽將簑笠除下，與媪共飯，爲況樂甚。少選，飯罷，媪面余言曰：「吾今日見三郎荷薪，殊未忍以爾屏軀，今後勿復如是。此粗重工夫，潮兒可爲吾助。今吾爲爾計，爾須靜聽吾言：吾家花園，在三月佳日，羣芳甚盛，今已冬深，明歲春歸時，爾朝攜花出售，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。花資雖薄，然吾能爲爾積聚，迄二三年後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。舍此計無所出。三郎，爾意云何？」

余曰：「善，均如媪言。」

嫗續曰：『三郎，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。出必肥馬輕裘，今茲暫作花傭，亦殊異事。雖然，爾異日東歸，仍爲千金之子，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？』

余聽至此，注視吾嫗慈顏，一笑如春溫焉。

歲月不居，春序忽至。余自是遵吾乳嫗之命，每日凌晨作牧奴裝，攜花出售，每晨祇經三四村落。余左手攜花筐，右手持竹竿，頂戴漁父之笠——蓋防人知我爲比丘也。躑躅道中，狀殊羞澀；見買花者，女子爲最多，次則村嫗耳。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，如是者彌月矣。

一日，余方獨行前村，天忽陰晦，小雨溟溟，沾余衣袂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，家家部署掃墓之事，故沿道無人，但有雨聲清瀝，愁人而已。余紆道徐行，至一屋角，細柳之下，枯立小憩。忽覩前垣碧紗牕內，有女郎新裝臨眺，容華絕代。而玉顏帶肅，湧現殷憂之兆。迨余旁睇，睍然已杳。俄而雨止，天朗氣清，新綠照眼。余方欲行，前屋側扉已啓。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，囁嚅言曰：『恕奴失禮！請問若從何方至此？爲誰氏子？以若年華，奚至業是？若豈不識韶光一逝，悔無及耶？——請詳答我。』

余聆其言，心念彼女慧甚，無村豎態；但奚爲盤問，一若算命先生也者？始故探吾行止，抑有他因耶？余惟僵立，心殊弗釋，亦莫審所以爲對。

良久，彼女復曰：『吾之所以唐突者，乃受吾家女公子命，屬必如是探問。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，未嘗共生人言語。顧今如此者，蓋聽若賣花聲裏，含酸梗餘音。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牕外，卽審若身世，

固非荒涼。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——若非「河合」其姓，「三郎」其名者耶？」

余驟聞是言，愕極欲奔，繼思彼輩殆非爲害於余，卽漫聲應之曰：「誠然。余亟於東歸尋母，不得不業此耳。尙望子勿洩於人，則余受恩不淺矣！」

女重禮余，言曰：「謹受教！先生且自珍重！明晨請再蒞此。待我覆命女公子也。」

余自是心緒潮湧，遂快快以歸。

## 第五章

明日，天氣陰沉，較諸昨日爲甚。迄余晨起，覺方寸中倉皇無主，以須臾卽赴名姝之約耳。讀吾書者，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，爲清淨法流障礙。然余是日正心思：我爲沙門，處於濁世，當如蓮華不爲泥污，復有何患？寧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，以告吾讀者。

余出門去矣，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。江村寒食，風雨飄忽；余舉目四顧，心忤然動。竊揣如斯景物，殆非佳朕。然念彼姝見約，定有遠因；否則奚由稔余名姓？且余昨日乍覩芳容，靜柔簡淡，不同凡豔；又烏可與僉儻下流，同日而語？余且行且思，不覺已重至碧紗牕下。呆立良久，都無動定。余方沈吟，謂彼小娃，殆戲我耶？繼又迹彼昨日之言，一一出之至情，然則又胡容疑者？亡何，風雨稍止，僮娃果啓扉出，不言亦不笑，行至我前，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。余趣接之，覺物壓余手頗重；余方欲發問，而僮娃旋踵已去。

余亟擊函視之，累累者金也。余心滋惑，於是細察函中，更有銀管烏絲，蓋貼余書也。嗟夫！讀者，余觀書訖，慘然魂搖，心房碎矣！書曰：

姜雪梅將淚和墨，檢枉致書於三郎足下：

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鬢空山，妾以君秉堅孤之性，故深信之；悲號幾絕者屢矣。靜夜思君，夢中又不識路。命也如此，夫復奚言！邇者，連朝於賣花聲裏，驚辨此音，酷肖三郎心聲。蓋妾嬰年嘗之君許，一挹清先，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。迨侵晨隔牕一晤，知真爲吾三郎矣。當此之時，妾覺魂已離舍，流蕩空際，心亦騰湧弗止，不可自持，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，又以干於名義，故使侍兒冒昧進語，以瀆清神，還望三郎憐而恕妾。妾自生母棄養，以至今日，伶仃愁苦，已無復生人之趣。繼母孤恩，見利忘義，怨老父以前約可欺，行思以妾改竊他姓。嗟夫，三郎妾心終始之盟，固不貳也。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，妾祇有自裁以見志。妾雖骨化形銷，至千萬劫，猶爲三郎同心耳！上蒼曲全與否，弗之問矣！不圖今日復覩尊顏，知吾三郎無恙，深感天心慈愛，又自喜矣。嗚呼！茫茫宇宙，妾捨君其誰屬耶？滄海流枯，頑石塵化，微命如縷，妾愛不移。今以芟芟百金奉呈，望君即日買棹還歸，與太夫人圖之。萬轉千迴，惟君垂憫，苦次不能細縷，伏維長途珍重。

雪梅者，余未婚妻也。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，獨向空山而去？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。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，正欲存吾雪梅耳。須知吾雪梅者，古德幽光，奇女子也。今請語吾讀者：雪梅之父，亦爲余父執。在

余義父未逝之先，已將雪梅許我。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，余生母復無消息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諾。雪梅固高抗無倫者，奚肯甘心負約？顧其生父繼母，都不見恤，以爲女子者，實貨物耳。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。況此權特操諸父母，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？雪梅是後，茹苦含辛，莫可告訴。所謂庶女之怨，惟欲依母氏於冥府，較在惡世爲安。此非躬歷其境者，不自知也。余年漸長，久不與雪梅相見，無由一證心量。然觀此情況，悲慨不可自聊。默默思量，祇好出家，皈命佛陀，達磨、僧伽，用息彼美見愛之心，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。否則絕世名姝，必鬱鬱爲余而死，是何可者？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，寧將骨肉之親，付之蒿里，亦不以嬪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。當時余固年少氣盛，遂掉頭不顧，飄然之廣州常秀寺，哀禱贊初長老，攝受爲一彌。烏沙彌，冀梵天帝釋，愍此薄命女郎而已。前書敍余在古剎中憶念生母者，蓋後此數月間事也。

## 第六章

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。是時心頭轆轤，不能爲定行止。竟不審上窮碧落，下極黃泉，捨我雪梅而外，尙有何物？卽余乳媼，以半百之年，一見彼姝之書，亦慘同身受，淚潛潛下。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，讀者自能得之。須知天下事，由愛而生者，無不以爲難。無論經化卵胎四生，綜以此故而入生死，可哀也已。

清明後四日，侵晨，晨曦在樹花香沁腦。是時，余與潮兒母子別矣。以媼亦速余還歸將母，且謂雪梅之事，必力爲余助。余不知所云，以報吾媼之德，但有淚落如瀟。乃將雪梅所贈款，分二十金與潮兒，爲媼購羊裘之用。又思潮兒雖稚，侍親至孝，不覺感動於懷，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。忽回顧苑中花艸，均帶可憐顏色，悲從中來，徘徊飲泣。媼忽趣余曰：「三郎，行矣！遲則渡船解纜。」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媼、潮兒而去。

二日已至廣州，余登岸步行，思詣吾師面別。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，法器無存。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，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江。翌晨，余理裝登岸，卽向羅阿牧師之家而去。牧師隸西班牙國。先是數年，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，構廬於太平山。家居不恆外出，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艸爲事。余特慕其人，清幽絕俗，實景教中錚錚之士，非包藏禍心，思墟人國者。遂從之治歐文二載，故與余雅有情懷也。余旣至牧師許，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。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。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，竟俱淚盈於睫，余萬感填胸，卽踞胡牀而大哭矣。

## 第七章

後此四日，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旣竟，乃就余握別，曰：「舟於正午啓碇。孺子珍重！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。爾此去，可時以櫚寄我。」語畢，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，頗有愁容。至余前，殷

般握余手，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艸一束，英文書籍數種見貽。余拜謝受之。俄而，海天在眼，余東行矣。

船行可五晝夜，經太平洋。斯時風日晴美，余徘徊於舵樓之上，茫茫天海，渺渺余懷。即檢羅弼食家所貽書籍，中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。余嘗謂拜輪猶中士李白，天才也；莎士比爾猶中士杜甫，仙才也；室梨猶中士李賀，鬼才也。乃先展拜輪詩，誦哈略爾游艸，至末篇，有大海六章，遂歎曰：『雄渾奇偉，今古詩人，無其匹矣！』濡筆譯爲漢文如左：

皇濤瀾汗，靈海黝冥。萬艘鼓楫，泛若輕萍。茫茫九圍，每有遺虛。曠哉天沼，匪人攸居。大器自運，振盪粵卒。豈伊人力？赫彼神工。罔象乍見，決舟沒人。狂飆未幾，遂爲波臣。掩體無棺，歸骨無墳。喪鐘聲嘶，逝矣誰聞？誰能乘蹻履涉狂波？藐諸蒼生，其奈公何？泱泱大風，立懦起罷。茲維公功，人力何衰？亦有雄豪，中原陵厲。自公向中，隨彼空際。驚浪霆奔，攝魂懷神。轉側張皇，冀爲公憐。騰瀾赴厓，載彼微體。綈爾含弘，公何豈弟？

搖山撼城，聲若雷霆。王公黔首，莫不震驚！赫赫軍艘，亦有浮名。雄視海上，大莫與京。自公視之，藐矣其形。紛紛溶溶，旋入滄溟。彼阿摩陀，失其威靈。多羅縛迎，壯氣亦傾。

傍公而居，雄國幾許。西利佐維，希臘羅馬。偉哉自繇，公所錫予。君德既衰，耗哉斯土。遂成遺墟，公目所覩。以教以娛，瀟回濤舞。蒼顏不皺，長壽自古。渺瀰澶漫，滔滔不舍。赫如陽燧，神靈是鑒。別風淮雨，上臨下監。扶搖羊角，溶溶潏潏。北極凝冰，赤道深瀼。浩此地鏡，無裔無襜。圓形在前，神光粲閃。精彪變怪，出爾